

黑貓中隊機工長的故事

· 劉先昌 ·

源起

第一次聽到父親完整敘述戰爭故事，是在一通由美國亞特蘭大打回臺灣的越洋電話中聽到的。當時小兒子在美國就讀高中，學校老師出了一道讓學生自由發揮的作文，唯一要求的是，題目要跟戰爭有關，形式可以是訪談、詩篇，也可以是小說。

兒子回來後跟我討論這一篇作業，要我給他意見。從小在軍人家世長大，第一個想到的戰爭便是二次世界大戰，以及在同一時空背景下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。我建議他應該用簡單明瞭方式來描述一段當時故事，至此大方向雖然有了，但是內容要表達什麼，我繼續與他探討，最後的結論是故事最好的來源便是真正經歷過戰爭，因而離鄉背井，並擁有傳奇一般人生的爺爺。

兒子挑了一個爺爺有空長談的時間，打了一通越洋電話回桃園眷村老家，他把話機調到擴音使我也能聽到。父親接起電話：「喂！你好，我是



民國三十八年，作者父母劉善榮、閻氏於桃園蘆竹鄉建國四村家中與子女合影，惟缺大姊劉月琴。

劉善榮，請講！——那是第一次聽到有關父親的故事。他講的是民國三十八年，在南京最後的任務。

當時父親是中華民國航空委員會的機械士，以修理飛機為主要工作，包含教練機、戰鬥機和運輸機等。因國共內戰逐漸白熱化，必須常常跟隨軍隊調往各地前線機場。民國三十六年，因東北與華北戰爭吃緊，父親隨部隊撤回至南京大校機場，徐蚌會戰失敗後，南京岌岌可危。民國三十七年底，許多官兵及眷屬轉進臺灣之際，父親與十幾位同仁仍留在南京繼續搶修飛機。他說，當時共軍已占絕對

的優勢，但他與同仁只想著能多修一架就多一架能飛往臺灣的飛機，這就是空軍機械士的責任。

兒子專心聽著爺爺講述故事，一邊用筆記下。父親說當時資源缺乏，別說反擊，到最後甚至連修飛機的零件都沒有了。一天，眼看共軍即將占領南京，但還剩下兩架P-51偵察機的滑油箱有彈孔漏油問題，實在很棘手。父親與同仁突發奇想，想到了用口香糖混合砂土來填這些彈孔，然後將飛機飛往高空，利用寒冷的空氣將混和物凝固，居然解決了漏油問題。最後在大家的合力下，終於將這兩架飛機順利搶修完成，並在民國三十八



民國三十四年九月，第十二偵察中隊修護人員攝於北平南苑機場（前排右三為劉善榮）。



民國三十七年秋，第十二偵察中隊修護人員由南京大校場機場飛抵臺灣桃園基地（前排右五為劉善榮）。

年二月安全抵達臺灣。

這麼多年後的今天，我還清楚記得他講述這段往事的口氣。

之後，在兒子進入大學那個暑假，他回臺灣省親，利用兩個上午，做爺爺的口述歷史。父親興致高昂地從他幼年時期說起，如何離開上海家鄉出外謀生，到成為空軍的一員；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在黑貓中隊十年時光，參與了冷戰時期國家最機密任務。雖然在大格局裡他只是一枚小螺絲釘，但因為親身參與了隊務運作，是CIN飛行員以外，唯一奉准進入該隊極機密區的地勤人員，他的視野角度自是不同。於是我們聆聽並記下再做梳理，呈現他為家國奉獻犧牲的經歷。

敘述故事

我出生於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的上海市，民國二十一年農曆正月初二下午五時，親眼目睹父親辭世，時值一二八事變，所有商店及住家都門戶緊閉，大哥劉振泉至棺木店終於買到一幅棺木，由棺木店協助將父親入殮，暫厝於上海市廣東會館。父親過世後生活拮据，母親托人求助上海大善人王一亭先生，將我及弟弟劉善彬送至上海龍華孤兒院半工半讀，學習印刷技術。

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，上海首先受到戰事影響，已屆十五歲的我苦於戰亂無法安定讀書，只好追隨大哥謀生。十七歲那年進入位於湖北「漢陽兵工廠」擔任技工。由於日機常常轟炸，兵工廠西遷到湖南辰谿。民國二十九年十月航空委員會於湖南芷江「第二飛機修理工廠」招考技工，我報考獲得錄取，成為飛機修護員。

一個月的試用期結束，我成為三等二級機械士，領到四十五塊法幣，另有十元的戰士津貼與六元的伙食費，總共是六十一塊法幣，一天上班八小時，待遇比在漢陽兵工廠提高很多。民國三十年，在芷江我用一百零一元買下一間茅草房暫時棲身，並在八一四當天完成終身大事。

我在飛機修理廠負責飛機零件及儀電與發動機修理，此時中國空軍是以俄製飛機為主。在芷江工作一年後，奉派到雲南昆明巫家壩「第十飛機修理廠」。當年交通不便，路途又遙遠，搭乘以木炭為動力的卡車，一路艱辛地花了五天時間才到達。

在巫家壩機場我負責修理「飛虎隊」P-40型戰鬥機，這一型飛機機頭畫著張大嘴露出利齒的鯊魚頭，頗有震撼敵人效果。「飛虎隊」是由陳納德將軍所率領的美國志願大隊，來到中國參戰後掌握了制空權。當時「飛虎隊」宿舍就在工廠附近，經常能看到這些美國人，我們非常感念這些志願者，對防衛疆土打擊日寇幫助很大。那段時間，日本陸軍航空隊常常從越南河內，派遣九九式雙引擎爆擊機空襲昆明。尤其是晚上的攻擊印象最深刻，因為有不少內奸，會往天空打信號彈為日軍轟炸機指引方向。為了干擾日軍，我們也到空曠地帶向空中打信號彈，以誤導日軍投彈。

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日軍轟炸之下，昆明市民死傷慘重情況。不過在美籍志願大隊第一與第二中隊的P-40戰斧式驅逐機在十二月參戰後，局勢有所轉變。十二月二十日，志願隊在昆明上空與來襲的十架九九式雙引擎

爆擊機發生空戰。在毫無損傷的情況下擊落日軍六架轟炸機，創下了成軍以來的首次勝利。自此以後日軍再也沒有對昆明進行過轟炸。

當時我們的工作相當吃重，好在所需要的各種零件供應無缺。當時志願隊的主戰場在緬甸，戰鬥中受創的飛機都會被送到昆明的修理廠修理。從戰機機身佈滿的彈孔，可以體會到緬甸上空作戰的激烈。我能夠參與「飛虎隊」這段經歷，感到非常光榮。

民國三十四年初，完成美方P-38戰鬥機改裝偵察機的維修訓練，等待新機空檔期間，上級派我先到空軍官校位於印度臘河的初級班，工作是維修P-17教練機。四個月後，調回四川的空軍第十二偵察隊，這是一個獨立中隊。這時美國支援的P-38改裝後的偵察機已經到位，型號RF-38，新機性能極佳，因此抗戰後期國軍掌握了制空權。

抗戰勝利後，國軍派出大批兵力進駐華北，國共戰事有如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景況。民國三十四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，第十二中隊派出一個分隊進駐北平南苑機場，進行對中俄邊界及東北地區的偵察，我也隨分隊出任務。民國三十六年國共開戰，分隊隨著戰局變化，推進到東北瀋陽駐紮

，戰事逆轉後，第十二中隊撤回南京大校場機場。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再度失利，社會人心動盪不安，此時政府已計畫轉進臺灣。民國三十七年底空軍眷屬搭船及火車，輾轉到達桃園安置。我與十幾位同仁留在南京繼續搶修飛機，完成在南京最後任務後，搭C-17運輸機離開中國大陸。

黑貓與專機中隊

民國四十三年七月編成第六偵察大隊，下轄第十二中隊、第四中隊以及照相技術中隊。美軍軍援P-38及P-104以汰換速度較慢的螺旋槳RF-38與RF-51。之後第十二中隊與第四中隊使用了P-104及P-106及P-100等機型。擔任分隊班長的我與地勤伙伴，總共負責維護七架飛機。

這段期間基地內全力戰備，以防範對岸的侵擾。我空軍也不時進入大陸偵察敵情，因此雙方時有軍事衝突。此時六大隊中的飛行員，如：楊世駒、陳懷、葉常棣等人先後調到三十五中隊，當年他們都是駕駛我這個分隊維修的飛機出勤。陳懷因戰功卓著，當選第一屆國軍英雄，獲頒一隻手錶，他轉贈給我，感謝我對P-104的優異維修，才能讓他完成這些任務。手錶我送給上高中的次子使用，因為

他喜好體育。一天在做單槓動作時，他把手錶摘下放在地上卻遺失了，真是相當可惜。

民國四十八年美軍軍援P-101「巫毒式」偵察機，我奉派到美軍琉球基地接受為期二十週的新機種維修訓練。民國四十七年我晉升一等士官長，P-101的偵照任務頻繁，所以維修工作也相當忙碌。

民國五十一年棚廠內已進駐兩架C-1偵察機，並有許多美籍人員，我了解該中隊的任務性質，基於保密，從不去探聽任何訊息。民國五十三年美軍新型的P-104偵察機到達，汰換原有的P-101。這時三十五中隊的美籍地面裝備士官長調回國，我的工作紀錄經考核可以勝任，於是被選



民國五十年，先總統蔣中正先生於桃園基地視察RF-101偵察機與空地勤官士合影（右一為劉善榮）。

入該中隊成為黑貓中隊成員。

「黑貓中隊」對外以氣象偵察研究為名，美國由中情局主導，我國也是以國安機構作對口。C-1偵察機執行對大陸的高空偵察，目標是戰略設施或演訓。美方對該機的安全管制相當嚴密，棚廠內除了飛行員外，尚有地裝業務、預報氣象、航行計畫、機務、補給及行政官士數人；棚廠外有衛兵負責安全，由於事關機密，所以無關人員進不了C-1棚廠，更不能接近C-1飛機。

除了工作之外，我們地勤人員不會與美方接觸，用餐時美方人員到美軍招待所用餐，我則是吃家中帶來的飯盒。廠內有個小型福利社供應咖啡、可樂、巧克力、甜甜圈等美式食物



民國四十八年，黑貓中隊機工長劉善榮（左二）奉派赴琉球受訓，當時與美軍基地士官之合影。

及洋菸，其中咖啡是免費取用，巧克力、三明治、甜甜圈等點心只需約臺幣兩元，我常買回去給家人享用，這在當年是稀奇的食物，市面上還沒有看到過。

我保管的行政連絡機C-1固定週期要送維修廠進行檢修，且只能送到臺南機場內的「亞洲航空公司」，通常定期檢修需耗時一週時間。一次，我與飛行員將C-1飛至該廠進行例檢，正巧遇到該公司員工罷工。飛機已經拆解完畢正進行檢修中，我不能把飛機棄於臺南自行離去，只好每天住在基地等候消息，罷工歷時了二十一天才結束。飛機檢修完畢後回到桃園，美籍經理認為我堅守崗位敬業可佳，就核算二十一天差旅費給我，這一筆差旅費對我十口之家幫助很大。

當年黑貓中隊的待遇相較其他單位是非常好的，我剛入隊時空軍一等士官長月俸是臺幣三百零二元，到了中隊後美方核給每月臺幣九百元，薪俸加上津貼就有一千兩百零二元，解散前薪資增加到臺幣一千六百元，對家計有所改善。

每年聖誕節會在招待所舉辦晚會，全隊不分空地勤一律邀請參加。

每天下午C-1任務結束後，美方人士搭專車回臺北住宿，也開放我們

順道搭乘。當時我常會搭專車到臺北，送生活費給讀大學的兒女，他們週五回來時也能搭乘，節省不少交通費及候車時間。

在第六大隊時，由於以往受訓紮實及對維修飛機全心鑽研，加上地勤同袍責任心很重，幾乎能解決所有飛機的機械問題，飛行員對我們維修技術非常有信心，也與飛行員們培養出深厚的情誼。

但是在第三十五中隊時，只有飛行員與美方人員可以接觸C-1，我見到飛行員的機會很少，加上C-1的高度機密性，即使在棚廠內見到熟悉的飛行員也都避免交談。隨著美方與中共敵對關係改善，進入大陸的偵照任務也漸次減少。民國六十三年某日，隊上宣佈中隊解散的消息，美方多發了三個月的津貼給編制內成員，每個人再依據個人意願轉調其他單位或是辦理退伍。行政聯絡機C-1移交給空軍，編入松山基地指揮部，中隊為了要有專人照顧這架飛機，空軍又把我助理調到松指部專機中隊任職。

在專機中隊時，C-1執行了几次運送高級長官任務，但因為載客人數少，長官認為實用性不高，因此將飛機轉贈給民間大學教學之用。松指部指揮官又把我調為空勤機工長，隨著

「一」出任任務，經常往來金門、澎湖外島和離島。民國七十二年，我年滿六十歲，達法定退伍年齡，指揮官請我對專機中隊的飛行員作專題講演，傳授經驗，這也是我在空軍最後一次任務。民國七十二年五月正式退伍，離開了服務四十二年六個月的空軍。

後記

退休後的父親「退而不休」，在桃園眷村擔任自治會長外，也每天含飴弄孫，身體原本相當硬朗的他，民國一〇七年三月因感冒住院後，不幸於七月三十日辭世，享壽九十七歲。家人決定喪事從簡，未發訃聞，但告別式當天卻有逾百人來送別。

前國防部長李天羽、前參謀總長霍守業、時任空軍司令張哲平上將等都前來弔唁。空軍向政府申請頒發「旌忠狀」，表揚父親一生為國家的付出。迎靈時，空軍儀隊護送靈柩入場，告別式尾聲，禮兵將中華民國國旗、中國國民黨黨旗覆蓋在棺木上，家人備感哀榮。

前國防部長李天羽上將是桃園空軍子弟，也是我大哥先皋的小學同學，幼時常來家裡玩，他說父親將他視如己出，他很珍惜彼此深厚的情誼。他並表示，長大進入空軍才知道，

父親不僅精修各種飛機，也因為敬業獲得軍中同僚、長官一致的尊敬。雖然他是士官長，但學識外語能力頗佳，從黑貓中隊將「C」機密裝備交給他維護，即可窺見父親的能力與備受信任的程度。李部長哀傷地說：「劉伯伯無私無我，一心為國軍的精神，絕對是軍人的楷模。」

陸軍出身的前參謀總長霍守業上將與我大哥是軍校同期同學、更是好友，每年暑假都會到眷村家裡玩，他說：「劉善榮士官長是一名值得尊敬的軍人，不僅以別人為尊、以真心交友，更萬事考慮他人。」如今他已離世，霍上將說他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位溫暖的前輩。

時任國防部發言人陳中吉也表示：「劉善榮老先生在抗戰時期國難當頭，毅然加入空軍，擔任『中美混合團』機械士，與空軍共同抵禦敵人，捍衛國家領空，持續貢獻心力直到屆齡退伍，一生貢獻給空軍四十二年半時光，可謂空軍活歷史。機工長的辭世，不但是空軍的損失，更是國家的損失，他一生兢兢業業為空軍奉獻心力技術，其熱愛空軍、心繫空軍的精神，值得後輩效法，國軍官兵應繼續秉持這種精神，永保戰力不墜。」

由楊佈新導演籌備六年拍攝而成



民國三十七年被留在貴陽的三歲長女劉月琴（中）再見父母時已是半百之人（照片攝於民國八十四年，左為劉善榮，右為閻氏）。

的《疾風魅影——黑貓中隊》紀錄片，民國一〇七年正式在國內上映。片中對當年史實及第三十五中隊的英雄們作了回顧並逐一作訪談，為歷史留下見證，其中在該片主題曲〈飛將在〉第三十六秒，青年軍人抱著小女孩畫面，正是家父與後來失散的月琴大姐。父親雖然是地勤機工長，但是在那個年代重要任務中，盡了一份空軍機械士的責任，也是地勤人員唯一上畫面的鏡頭，這就是最好的證明。

我想父親一生戮力從公，毫不懈怠，正如〈空軍軍歌〉中「盡瘁為空軍，報國把志伸」的真實寫照。他的經歷在空軍不多見，值得我們後輩記錄緬懷，因此特別寫下這一篇〈黑貓中隊機工長的故事〉，作為紀念。